

已承認是東三省的家長而無可異義的了、現在張作霖又入關了、到了天津了、也開過好幾次會議

張作霖曾經在奉天開了一個鄉老會談到會的人都是些鷄皮鶴髮的老年人，可是張作霖在席上的演說，真妙得很，他說，譬如東三省是一個大家庭，自己便是家之長，反而厭恨那些自己張作霖年紀還大上幾十歲的老年人，倒做了張作霖子弟的爺，真也罪過，然而當那些子弟的人，因為有事要辦，誰也不辨這個地位，放在心上，而在張作霖自己，却已承認是東三省的家長而無可異義的了，現在張作霖又入關了，到了天津了，也開過好幾次會議

著者曰：凡人情入深時，即以膠漆，而永水不能離解，一切幸禍，具為犧牲，亦不多少顧惜，惟求此身溶化入於愛人懷中，度其甜蜜殘月，雖死無憾，若一旦失懸於所愛，則又似癩土，安

情障

會副會長、連任數屆、此外則一
演講勸導、莫不以其言爲然、遠而雲南貴州
其足跡焉、

雖其足跡略鳥，

謂男女相悅，殆如磁之吸鐵，膠漆不易，異質雖離，年積不至，殆鮮有不如鴛鴦投，以自困者，吾爲此，非故作驚人之筆也，蓋吾有友，已不幸爲愛情遺棄，墮入情網，爲其遺棄，樂以爲之，

深知失於言所能懣，情，又異，惟有私祝耳，

今吾當述，敗史矣，北直人，南，肄業，同學，淚，更深受哀，書云，

俄國國慶大赦記

者，決非空
言，而吾友性
當人，余亦
友是日自贈
友之謂紅生
友多親紅生
隨父自遊江
校，以余爲
不多情人，
小人之輩習
情愛，而非
浮屠所云。

十一月七日、（按俄舊歷、視新歷晚

俄國以實任俄陽歷也至俄、謂一惑而或利害相託庇外農政府、共漸拋棄說、政資本

俄國國慶大赦記

十一月七日、（按舊曆、祝新歷臘、歷十月二十五日、故通稱十月革命、）爲社會革命之紀念節、民國十一年、週過舉行四週國慶紀念節、先期中央黨部擬定政教以內、黨風頗仍、致目前勤勞政教以內、黨風頗仍、致目前無寧之農工軍人、爲吾所惡、而多反、政務大局和平、政府勝利、而人情殊可憫、今特一律赦免其從違、代表報告諸照、自由歸來、其有專門知識之大學一云云、並開國內各政黨名機關、多以「專門技能」名羣、下之人才、階級仇視之見、或可從

十三日、第二次革命

十三日、第二次革命後乃改用普通會員會、宣布大赦文、帝制黨及社會民主主義之罪、與自身階級之工軍人流離四國、惟就所在國政府最大讓步、若犯、亦有減等發覺、昔日帝制政底此消融矣、